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 著

孟子曰：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窃维古语，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谗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肇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披陈外国相逼，中国危殆之状，启发俄人议会东方之明议，称述日本变法维新之故事，请釐革积弊，健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凡新学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非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津，将有所陈。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

戊戌政变记

梁启超 著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著. —长沙:岳麓书社,2011.1

(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

ISBN 978-7-80761-570-5

I. ①戊… II. ①梁… III. ①戊戌变法—史料 IV. ①K2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4161 号

戊戌政变记

作 者: 梁启超

责任编辑: 曾 倩 龚润恩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4.75

印数: 1—6,000

ISBN 978-7-80761-570-5/G·953

定价: 21.00 元

承印: 长沙鸿发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整理说明

一、丛书着力于“学术”与“文化”两方面，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

二、丛书之收书范围，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然某些著作之成形，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因其有重要地位，亦酌情收入。

三、文、史、哲之分，原系西洋通则，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而是根据整理进度，顺次出版。

四、丛书所收诸书，原版均为繁体竖排，在其流布过程中，亦有版本差异、文字错讹等现象，为方便读者，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

1.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竖排改为横排（原书中“右表”、“左表”、“右文”、“左文”均改为“上表”、“下表”、“上文”、“下文”），但为充分尊重原著，原书中专名（人名、地名、书名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底本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

2. 凡排印误刻者，如日曰、己巳巳、戊戌戌之类，均径改，不出校记。

3.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

4.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原书以夹注出之，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

5. 各书附“后记”一篇，说明著者爵里、版本流布、各界评论等情况，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

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吾人虽勉力为之，而乖漏难免，还祈方家教正。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篇 改革实情

第一章	康有为向用始末	3
第二章	新政诏书恭跋	30

第二篇 废立始末记

第一章	西后虐待皇上情形	83
第二章	光绪二十年以来废立隐谋	85
第三章	戊戌废立详记	90
第四章	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98

第三篇 政变前纪

第一章	政变之总原因	103
-----	--------------	-----

第二章 政变之分原因	105
附记保国会事	109
第三章 政变原因答客难	121

第四篇 政变正记

第一章 推翻新政	131
第二章 穷捕志士	134

第五篇 殉难六烈士传

康广仁传	143
杨深秀传	149
杨锐传	152
林旭传	154
刘光第传	156
谭嗣同传	157
附烈宦寇连材传	164
附录一 改革起原	166
附录二 湖南广东情形	189
附录三 光绪圣德记	214
后 记	229

第一篇 改革实情

第一章

康有为向用始末

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信哉言乎，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自光绪十四年，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釐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当时举京师之人，咸以康为病狂，大臣阻格，不为代达。康乃归广东开塾讲学，以实学教授弟子，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书中言改革之条理甚详。既上，皇上嘉许，命阁臣钞录副本三分，以一分呈西后，以一分留乾清宫南

窗，以备乙览，以一分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时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也。

五月，康有为复上书言变法之先后次第，盖前书仅言其条理，未及下手之法也。是时守旧大臣，已有妒嫉康之心，复阻格不为代奏。于时师傅翁同龢，兼直军机，性行忠纯，学问极博，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之书大惊服。时翁与康尚未识面，先是康有为于十四年奏言日人变法自强，将规朝鲜及辽台，及甲午大验，翁同龢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言。面谢之，后乃就见康商榷治法。康为极陈列国并争，非改革不能立国之理，翁反覆询诘，乃益豁然，索康所著之书，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最见信用者也，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其年六月，翁与皇上决议拟下诏敕十二道，布维新之令，既而为西后所觉察，乃撤翁毓庆宫行走。而皇上信用之汪鸣銮、长麟等皆褫革。自是变法之议中止，而康亦出都南归，复游历讲学于江南上海广东广西浙江之间。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德人占踞胶州之事起，康驰赴北京，上书极陈事变之急，其书曰：

具呈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呈请代奏事。窃自马江败后，法人据越南，职于此时隐忧时事，妄有条陈，发俄日之谋，指朝鲜之患，以为若不及时图治，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已而东

师大辱，遂有割台赔款之事，于是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图保疆圉，妄谓及今为之，犹可补牢，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时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迟之期月，事变之患，旦夕可致，后欲悔改，不可收拾，虽有善者，无如之何。危言狂论，冒犯刑诛，荷蒙皇上天地之量，俯采刍蕘，下疆臣施行，以图卧薪尝胆之治。职诚感激圣明，续有陈论，格未得达，旋即告归。去国二年，侧望新政，而泄沓如故，坐以待亡，土室抚膺，闭门泣血。顷果有德人强据胶州之事，要索条款，外廷虽不得其详，职从海上来，阅外国报，有革李秉衡索山东铁路矿务，传闻章高元及知县，已为所掳，德人修造炮台兵房，进据即墨，并闻德王胞弟亲统兵来，俄日屯买吾米各七百万，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海内惊惶，乱民蠢动。职诚不料昔时忧危之论，仓猝遽验于目前，更不料盈廷缄默之风，沉痾更深于昔日。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用敢万里浮海，再诣阙廷，竭尽愚诚，惟皇上自垂览而采择焉。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

民水火，故十年前吾幸无事者，泰西专以分非洲为事耳。今非洲割讫，三年来泰西专以分中国为说，报章论议，公托义声，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擘画详明，绝无隐讳。此尚虚声，请言实践，俄德法何事而订密约，英日何事而订深交，土希之役，诸国何以惜兵力而不用，战舰之数，诸国何以竞厚兵而相持。号于众曰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文其言曰保教保商，则其垂涎于地利可想。英国太晤士报论德国胶事，处置中国，极其得宜，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其借端，德国固其嚆矢耳。二万万膏腴之地，四万万秀淑之民，诸国耽耽，朵颐已久，慢藏海盗，陈之交衢。主者屡经抢掠，高卧不醒，守者袖手熟视，若病青狂，唾手可得，俯拾即是，如蚁慕膻，闻风并至，失鹿共逐，抚掌欢呼，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诸国咸来，并思一啖。昔者安南之役，十年乃有东事，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中间东三省龙州之铁路，滇粤之矿，土司野人山之边疆尚不计矣。自尔之后，赴机愈急，蓄势益紧，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启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且铁路与人，南北之咽喉已绝，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权亦失。浸假如埃及之管其户部，如土耳其之柄其国政，枢垣总署，彼皆可派其国人，公卿督抚，彼且将制其死命，鞭笞亲贵，奴隶重臣，

囚奴士夫，蹂践民庶；甚则如土耳其之幽废国主，如高丽之祸及君后；又甚则如安南之尽取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波兰之宰割均分，而举其国土。马达加斯加以挑水起衅而国灭，安南以争道致命而社墟，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后此数年，中智以下，逆料而知，必无解免，然其他事，职犹可先言之，若变辱非常，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处小朝廷而求活，则胡铨所羞，待焚京邑而忧惶，则董遇所鄙，此则职中夜屑涕，仰天痛哭，而不能已于言者也。夫谓皇上无发愤之心，诸臣无忧国之意，坐以待毙，岂不宜然。然伏观皇上发愤之心，昭于日月，密勿重臣，及六曹九列之贤士大夫，忧国之诚，瘡颜黑色，亦且暴著于人。顾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者何哉？盖南辕而北辙，永无税驾之时；缘木而求鱼，决无得鱼之日。职请质言其病，并粗举治病之方。仲虺之诰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药杂投，不知变症，而旧方犹守，其加危笃固也。职请以仲虺之说明之。欧洲大国，岁入数千万万，练兵数百万，铁船数百艘，新艺新器岁出数千，新法新书岁出数万，农工商兵，士皆专学，妇女童孺，人尽知书。

而吾岁入七千万，偿款乃二万万，则财弱；练兵铁舰无一，则兵弱；无新艺新器之出，则艺弱；兵不识字，士不知兵，商无学，农无术，则民智弱；人相偷安，士无侠气，则民心弱。以当东西十馀新造之强邻，其必不能禁其兼者势也，此仲虺兼弱之说可畏也。大地八十万里，中国有其一，列国五十馀，中国居其一。地球之通自明末，轮路之盛自嘉道，皆百年前后之新事，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也。列国竞进，水涨堤高，比较等差，毫厘难隐。故管子曰：国之存亡，邻国有焉。众治而已独乱，国非其国也；众合而已独孤，国非其国也。顷闻中朝诸臣，狃承平台阁之习，袭簿书期会之常，犹复以尊王攘夷，施之敌国，拘文牵例，以应外人，屡开笑资，为人口实，譬凌寒而衣絺绤，当涉川而策高车，纳侮招尤，莫此为甚。咸同之时，既以昧不知变而屡挫矣；法日之事，又以昧不知变而有今日矣。皇上堂陛尊崇，既与臣民隔绝，恭亲王以藩邸议政，亦与士夫不亲。吾有四万万人民，而执政行权，能通于上者，不过公卿台谏督抚百人而已，自馀百僚万数，无由上达，等于无有。而公卿台谏督抚，皆循资格而致，既已裹足未出外国游历，又以贵倨未近通人讲求。至西政新书，多出近岁，诸臣类皆咸同旧学，当时未有，年耄精衰，政事丛杂，无暇更新考求，或竟不知万国情状，其蔽于耳目，狃于旧说，以同自证，以习自安。故贤者心思智虑，无非

一统之旧说，愚者骄傲自喜，实便其尸位之私图。有以分裂之说来告者，傲然不信也；有以侵权之谋密闻者，瞢然不察也。语新法之可以兴利，则瞋目而诘难；语变政之可以自强，则掩耳而走避。老吏舞文，称历朝之成法，悚然听之者，盖十而六七矣。迂儒帖括，诂正学之昌言，瞿然从之者，又十而八九矣。无一事能究其本原，无一法能穷其利弊，即聋从昧，国皆失目。而各国游历之人，传教之士，察我形胜，测我盈虚，言财政详于度支之司，谈物产精于商局之册，论内政或较深于朝报，陈民隐或更切于奏章。举以相质，动形窘屈，郑昭宋聋，一以免患，一以召祸，况各国竞骛于聪明，而我岸然自安其愚暗，将以求免，不亦难乎。此而望其尽扫旧弊，力行新政，必不可得，积重难返，良有所因，夜行无烛，瞎马临池，今日大患，莫大于昧。故国是未定，士气不昌，外交不亲，内治不举，所闻日孤，有援难恃，其病皆在于此，用是召攻，此仲虺攻昧之说可惧也。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今岁广西全州灌阳兴安东兰那地泗城电白已见告矣。匪以教为仇讎，教以匪为口实，各连枝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况潢池盗弄之

餘，彼西人且将藉口兴师，为我定乱。国初戡流贼而定都京邑，俄人逐回匪而占踞伊犁，兵家形势，中外同揆，覆车之辙，可为殷鉴，此仲虺所谓取乱者可惧也。有亡于一举之割裂者，各国之于非洲是也；有亡于屡举之割裂者，俄德奥之于波兰是也；有尽夺其政权而一旦亡之者，法之于安南是也；有遍据其海陆形胜之地，而渐次亡之者，英之于印度是也。欧洲数强国，默操成算，纵横寰宇，以取各国。殷鉴具存，覆车可验，当此主忧臣辱之日，职亦何忍为伤心刺耳之谈，顾见举朝上下，相顾嗟呀，咸识沦亡，不待中智，群居叹息，束手待毙，耆老仰屋而咨嗟，少壮出门而狼顾，并至言路结舌，疆臣低首，不惟大异于甲申，亦且迥殊于甲午，无有结缨誓骨，慷慨图存者，生机已尽，暮色惨凄，气象如此，可骇可悯，此真自古所无之事。夫至于公卿士庶，偷生苟活，候为欧洲之奴隶，听其犬羊之刳缚。哀莫大于心死，病莫重于痹痿。欲陨之叶，不假于疾风，将萎之华，不劳于触手，先亡已形，此仲虺所谓侮亡之说尤可痛也。然原中朝敢于不畏分割，不憚死亡者，虽出于昧，亦由误于有恃焉。夫欲托庇强邻，藉为救援，亦必我能自立，则犄角成势，彼乃辅车。若我为附枝，则卧榻之侧，岂容鼾睡，齐王建终伤松柏，李后主终坐牵机。且泰西兵事，决胜乃战，一旦败绩，国可破灭，俄德力均，岂肯为我用兵，或败大局哉，此又中智以下咸